

王尔德戏剧选

钱之德 译

花城出版社

Oscar Wilde
The Plays of Oscar Wilde

本书根据The Cornwall Press,
Inc. U.S.A., 1935年版译出

王尔德戏剧选

钱之德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200,000字

1933年8月第1版 193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40册

书号 10261·274 定价 0.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解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王尔德剧作的新译本，由著名的老一辈翻译家戈宝权同志作序，著名的装帧艺术家钱君匋和谷华设计封面。

王尔德是英国的著名作家，他的剧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书中收进王尔德三个有代表性的剧本：第一个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写一位年轻的太太听信谣言，怀疑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来往而愤然出走，后来终于消除了误会，与丈夫重归于好的故事。第二个剧本《一个理想的丈夫》，写一个叫谢弗利太太的女人要揭发担任众议院要职的罗伯特·切尔突恩爵士出卖内阁机密发迹的丑行，爵士的妻子向哥林子爵求救，哥林子爵刚好掌握谢弗利太太的丑史，而她这时也正在追求哥林子爵。由于上述各种利害关系，才使这场风波得以平息下来。第三个剧本《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是一部世界喜剧杰作，写两个姑娘分别爱上了两个名字近似的男人，因而引起了种种误会，最后她们才弄清自己所爱的对象，有情人终成眷属。上面这三个剧本都是以十九世纪末英国的社会、家庭、恋爱、婚姻为题材，反映出当时英国上流贵族社会的空虚与无耻，对统治阶级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王尔德的剧本文笔优美流畅，人物对话洗练俏皮，其中不少对话已成为警句，其戏剧的艺术构思新奇，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生动活泼。

目 次

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	戈宝权 1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1
一个理想的丈夫	81
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	203
译后记	286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人 物

温德米尔勋爵
达林顿勋爵
奥古斯塔斯·罗顿勋爵
塞西尔·格雷姆先生
邓贝先生
霍浚先生
帕克（男管家）
温德米尔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
阿迦莎·卡雷尔小姐
普里德尔夫夫人
杰柏格夫人
司特菲尔德夫人
考珀·考珀太太
欧林纳太太
罗莎莉（女仆）

场 景

第一幕 温德米尔勋爵寓所的起居室里

第二幕 温德米尔勋爵寓所的客厅里

第三幕 达林顿勋爵的一套房里

第四幕 同第一幕

时间——现代

地点——伦敦

剧情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某星期二下午五点开始，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结束。

第 一 幕

〔景——卡尔顿大厦内温德米尔勋爵寓所的起居室里。中间和右边各有一道门。右边的书桌上放着书籍和报纸；左边摆着沙发和小茶几。落地长窗通向左边的平台。右边放着一张餐桌。〕

〔温德米尔夫人站在右边的餐桌前，往一只蓝花盆里插着玫瑰花。〕

〔帕克上。〕

帕克 夫人，今天下午您会客吗？

温德米尔夫人 会客的——是谁来访？

帕克 夫人，是达林顿爵爷。

温德米尔夫人 （躊躇了一下）请他进来吧——来客我都见。

帕克 是，夫人。（从房内的中门下）

温德米尔夫人 今晚在我的家宴前能见到他，真是再好不过了。他来我很高兴。

〔帕克从中门上。〕

帕克 达林顿爵爷到。

〔达林顿勋爵从中门进入，帕克下。〕

达林顿勋爵 温德米尔夫人，您好！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爷，您好！不，我不能和你握手。

我的手都给玫瑰花弄湿了。它们非常好看，是吗？今天

早上刚从赛尔彼送来。

达林顿勋爵 这些玫瑰真是好看。（看见桌上的一把扇子）
多漂亮的扇子！我能看看吗？

温德米尔夫人 你看吧。扇子上有我的名字。花团锦簇般的，应有尽有，是吗！我自己也是刚看到。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知道吗？

达林顿勋爵 不知道，真的吗？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从今天起，我是个成年女子了。这是我平生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吗？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要举行家宴。坐吧。（仍在插花）

达林顿勋爵 （坐下）温德米尔夫人，我早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就好了。我要用鲜花铺满您府前的整条大街，让您在鲜花上漫步。天下的花儿都为您而盛开。（停顿）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爷，昨天晚上在外交部你恼了我，恐怕你又要惹我生气了。

达林顿勋爵 我，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和用托盘端着茶具的仆人中门同上。〕

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放在那儿，行了。（用小手帕擦着手，走到左边茶几旁坐下）达林顿爵爷，你不过来吗？

〔帕克和仆人中门下。〕

达林顿勋爵 （拿着椅子，走到台的左中央）温德米尔夫人，我多可怜，您得告诉我，昨晚我在哪儿得罪了您。

（在桌子左边坐下）

温德米尔夫人 嗨，昨天晚上，你一直费尽心机在恭维我。

达林顿勋爵 （微笑）啊，眼下我们钱囊羞涩，唯一能做到

的乐事，就是说说恭维话。唯有这个，我们支付得起。
温德米尔夫人（摇摇头）不，我是说正经的。你不准笑，我说的是正经事。我不喜欢听恭维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子竟会相信，他说上一大堆有口无心的恭维话，就会博得女人的欢心。

达林顿勋爵 啊，但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

〔接过她递上的茶。〕

温德米尔夫人（严肃地）我希望你说的不是心里话。达林顿勋爷，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和你争论了。我很喜欢你，这你知道。但是，倘若我认为你和大多数的人一样的话，我对你就毫无好感了。相信我，你其实比大多数的人好，有时我认为你是故意装得比人家坏。

达林顿勋爵 温德米尔夫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一点虚荣心嘛。

温德米尔夫人 为什么你偏偏要在这一点上来显示虚荣心呢？（仍坐在桌子左边）

达林顿勋爵（仍坐在台的左中央）哦，如今厕身在上流社会的许许多多自命不凡的人假装正经，而我认为故意装得坏一点倒恰恰能显示出谦逊可爱的风度。再说，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假作正经，世人就要认真看待你；如果你故意假装坏人，世人就不会认真看待你。这就是乐观主义惊人的愚昧之处。

温德米尔夫人 那么，达林顿勋爷，你不要世人认真看待你？

达林顿勋爵 是的，我不要世人认真看待。哪些是世人认真看待的人呢？一切可想而知的蠢人，上自主教，下到蠢

男蠢妇；温德米尔夫人，但愿您十分认真看待我就行了。在世上您比其他任何人都好。

温德米尔夫人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

达林顿勋爵 （稍作犹豫）因为我认为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让我们做好朋友吧，有一天您可能会需要一个朋友。

温德米尔夫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达林顿勋爵 嗨！有时候我们都会需要朋友的。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勋爵，我认为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我们能够永远保持这种友情，只要你不——

达林顿勋爵 不什么呢？

温德米尔夫人 不要随口说着傻话来毁坏我们的友情。我想，你认为我是个清教徒吧？嗯，我是有几分象清教徒，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养成长的，对此我很乐意。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一直和朱莉雅夫人在一起生活。你知道，她是我父亲的姐姐。她对我很严厉，但是她教育我懂得了世上正在被人们忘却的东西：分清是非的界限。她从不允许妥协。而我也容不得妥协。

达林顿勋爵 我的亲爱的温德米尔夫人！

温德米尔夫人 （仰靠在沙发上）你认为我落后于时代了。——嗯，是的！倘若我是迎合这个时代的风气而活着，我可真要懊悔不及了。

达林顿勋爵 您认为这世道很丑恶？

温德米尔夫人 是的；如今的人们似乎把人生看作是一种投机。人生不是一种投机。它是神圣的。人生的理想是

爱，它的净化是牺牲。

达林顿勋爵（微笑）哦，任何事情都比牺牲好吧！

温德米尔夫人（向前屈着身子）别说这种事了。

达林顿勋爵 我偏要说，我感受着这种事——我懂得这种事。

〔帕克从中门上。〕

帕克 夫人，请问今天晚上平台上要不要铺地毯？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爷，你觉得天会下雨吗？

达林顿勋爵 您的生日我不愿听说天会下雨！

温德米尔夫人 帕克，要仆人立刻铺上地毯。

〔帕克从中门下。〕

达林顿勋爵（仍坐着）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当然，我只是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您可以考虑：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大约结婚了才两年，如果那个丈夫突然成了某个女人的密友——噢，那个女人很不清白，而那个丈夫经常去拜访她，同她一起进餐，而且可能还为她支付各种账款——您认为他的妻子就不该安慰自己吗？

温德米尔夫人（皱着眉头）安慰自己？

达林顿勋爵 是的，我认为她应该——我认为她有这种权利。

温德米尔夫人 因为丈夫没廉耻——妻子也应该没廉耻吗？

达林顿勋爵 温德米尔夫人，“没廉耻”这个字眼是可怕的。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爵爷，没廉耻本是一件可怕的事。

达林顿勋爵 您要知道，恐怕在这世界上，正人君子、贤媛淑女干的坏事许许多多。当然最大的坏事是他们把芝麻小的坏事，看得西瓜那样大。把人们划分成好人和坏人

是不合理的。人们不是惹人爱的，必是使人讨厌的。我归于惹人爱的这一边，温德米尔夫人，您无疑也属于这一边。

温德米尔夫人 喂，达林顿勋爷，（起身，穿过台右边，走到他跟前）别摇唇鼓舌了，我只想把花插完。（走到桌旁，台的右中央）

达林顿勋爵 （起身，移了移椅子）温德米尔夫人，我得说，我认为您对现代生活太严厉了。当然，我承认，存在着很多使人看不顺眼的事。譬如，现在大多数女人纯粹唯利是图。

温德米尔夫人 别说这种人了。

达林顿勋爵 嗯，那么，把唯利是图的人撇在一边，当然，她们是可怕的；您真的认为，犯了被人视为罪孽的女人，不应该被宽恕吗？

温德米尔夫人 （站在桌前）我认为她们决不应该被宽恕。

达林顿勋爵 那么我呢？您认为对女人的法律同样也适用于男人吗？

温德米尔夫人 当然是的！

达林顿勋爵 我认为用这些不容违犯的规则来决定人生，人生就太复杂了。

温德米尔夫人 倘若我们真的有了“这些不容违犯的规则”，我们就会感到人生简单得多了。

达林顿勋爵 您不允许有例外？

温德米尔夫人 谁也不能例外！

达林顿勋爵 啊，温德米尔夫人，您是一个多么迷人的清教徒呵！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勋爷，这个形容词大可不必。

达林顿勋爵 我不能不这样说，唯有诱惑，我不能抵御。

温德米尔夫人 你在赶时髦，假装英雄气短。

达林顿勋爵 （看着她）温德米尔夫人，我只是假装而已。

〔帕克从中门上。〕

帕克 伯维克公爵夫人和阿迦莎·卡雷尔小姐到。

〔伯维克公爵夫人和阿迦莎小姐从中门上。〕

〔帕克从中门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走到台中央，握手）亲爱的玛格丽特，见到你真高兴。你还记得阿迦莎吗？（走到台的左中央）达林顿勋爷，你好。我可不让你认识我女儿，你太坏了。

达林顿勋爵 公爵夫人，不要这样说。说到坏人，那我可完全不够格。嗯，许多人都说我一生中确实没做过一件坏事。当然，他们是在背地里说的。

伯维克公爵夫人 阿迦莎，可怕不可怕？他就是达林顿勋爷。你要小心，他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达林顿走到右中央）不，我不喝茶。亲爱的，谢谢你。（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我们刚在马克贝夫人家喝了茶。也是这种粗茶，它简直不能入口。我一点也不吃惊，这茶是她女婿供给的。亲爱的玛格丽特，阿迦莎正兴致勃勃地盼着你今晚的舞会。

温德米尔夫人 （坐在左中央）哦，公爵夫人，你一定别认为今晚举行的是正式舞会。这只不过是为了庆祝我生日的一次一般舞会。人数不多，时间较短。

达林顿勋爵 （站在左中央）人数少，时间短，出席对象选

择严的一次舞会，公爵夫人。

伯维克公爵夫人（坐在左边的沙发上）出席对象当然要严格选择。亲爱的玛格丽特，你的家风我们是熟知的。府上确实是我能带上阿迦莎走动的伦敦几家名门之一，在这里我对可怜的伯维克完全放心。我真不知道上流社会将会变得怎么个样儿。那些可怕的女人似乎到处都有，她们确也来到了我的家宴上——若不邀请她们，男人们就会雷轰电怒。真的，应该有人来抵制一下才是。

温德米尔夫人 公爵夫人，我一定抵制。我决不会让一个行为不清白的人走进我的家门。

达林顿勋爵 哦，温德米尔夫人，不要这样说。这么一来，我岂不是不能上您家来了！（坐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噢，男人没关系的。女人就不同了。我们是规矩的。至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规矩的。但是，我们的确越来越被挤向角落边上去了。要不是时时给他们颜色看，我们的丈夫真的会把我们忘了，我们完全有合法的权利来提醒他们。

达林顿勋爵 公爵夫人，婚姻这玩意儿真是件怪事——一种就要过时的玩意儿——妻子手上握有全部王牌，却必定会输掉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墩牌。

伯维克公爵夫人 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墩牌？达林顿勋爷，这是指丈夫而言吗？

达林顿勋爵 这是给现代丈夫的一个很恰当的名字。

伯维克公爵夫人 亲爱的达林顿勋爷，你说话好不正经！

温德米尔夫人 达林顿勋爷玩世不恭。

达林顿勋爵 啊，温德米尔夫人，不要这样说。

温德米尔夫人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随意地谈论人生呢？

达林顿勋爵 因为我认为一本正经地谈论人生，就会感到人生太重大了。（走到台中央）

伯维克公爵夫人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达林顿勋爷，我生性比较愚钝，给我解释一下，你刚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达林顿勋爵 （走到桌子后面）公爵夫人，我想还是不要讲明白为好。现在讲得太明白，会给人看出内在情景来。

再见！（和公爵夫人握手）现在（走到台前方）温德米尔夫人，再见。今晚我能来吗？可得让我来啊。

温德米尔夫人 （和达林顿勋爵一起站在台前方）当然请你光临。但是你不要再对人家说有口无心的傻话了。

达林顿勋爵 （微笑）啊！温德米尔夫人，您开始在改造我了。改造人是一件危险的事。（鞠躬，从中门下）

伯维克公爵夫人 （起身，走向中门）多么讨人喜欢的坏家伙！我很喜欢他。他走了，我却很高兴！你打扮得真漂亮！这件长上衣哪儿买的？亲爱的玛格丽特，现在我得告诉你，我真替你难过。（走向沙发，和温德米尔夫人一起坐下）阿迦莎，宝宝！

阿迦莎小姐 是，妈妈。（起身）

伯维克公爵夫人 你到那边去翻看相册，好吗？

阿迦莎小姐 是，妈妈。（走向左边桌子）

伯维克公爵夫人 好孩子。她那么喜爱瑞士的风景照片。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纯洁的嗜好，不过，玛格丽特，我真的替你难过。

温德米尔夫人 （微笑）公爵夫人，为什么？